

筑路情怀

□ 胡珊珞 许家安

老罗的习惯

老罗叫罗文兵,是中铁十六局一公司太焦铁路一工区的工区长。55岁的老罗,是广西壮族人,皮肤黝黑,个头不高,走起路来却矫健有力。

老罗有一个习惯,任何时候,胸前总是别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党徽。老罗还有很多习惯,项目部的年轻人都喜欢叫他“怪叔”。

2016年底,关角隧道完工后,太焦铁路项目准备上场,大伙儿都忙着收拾行李准备奔赴新项目时,老罗却围着关角项目部和各个工区来回转悠,大部队都撤离了,他仍没有跟队转场的意向。带队的老李好奇地问道:“老罗,这关角‘八年抗战’把你熬成了老头,大部队都撤了,你还舍不得走?”老罗深吸一口气,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里拾掇拾掇,看看有什么派得上用场的,我再带到太焦去,你们要落下什么东西,我也能给你们带过去。”大伙儿不放心他一个人留在高原,都劝他一起走。但是老罗执意留下,大伙儿拗不过他,只得先走。一个星期后,老罗也来到了太焦铁路工地,随行的还有满满一大车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窗帘、暖壶、棉被、桌椅等物品,让大家

伙儿看得目瞪口呆。不过这些从千里之外拉过来的东西,为项目临建节省了不少费用。

兵改工30多年,老罗依然保持着当兵时的习惯。在他心里,工地就是军营,他觉得,军人永远都是军人。老罗的办公室布置得整洁而又简单,墙上几个鲜红的大字格外醒目,“责任重于能力,意志创造奇迹”。大字的下面是一块密密麻麻写满工作安排的白板。宿舍的床铺上,是一条被叠成豆腐块的被子。每天叠军被,是老罗几十年雷打不动的习惯,这个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在关角隧道时就接受过很多人的参观。

老罗有早起的习惯。每天清晨,天还未亮,老罗总是第一个起床,快到早点名的时候,他会准点敲响每个年轻人的房门。“他把我们这帮年轻人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教我们做人做事,我们都服他、敬他。”工区里的年轻人说。作为工区长,老罗的“严”是出了名的,但是即便这样,工地上的许多技术人员仍愿意投到老罗的“门下”。

参加工作36年,老罗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隧道里度过的。在关角隧道,由

他负责的斜井是关角隧道中长度最长、海拔最高的一条斜井。在最初确定斜井负责人时,项目部领导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老罗。因为老罗敬业,干工作从不挑肥拣瘦,交代的任务绝对保质保量完成,让人放心。从洞口走到掌子面要一个多小时,老罗每天来回巡视好几趟,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洞里的烟雾大,有时能见度只有三四米,尽管这样,老罗每天都在洞内值班七八个小时,每次从洞里出来总是满头大汗,衣服湿了又干,满鼻子黑灰,满身泥浆。虽然环境最艰苦、条件最恶劣,但是老罗负责的协警在安全、质量、进度评比中总是名列前茅。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马栋曾拉着老罗的手说:“老罗啊,你走到哪里都是最优秀的!”老罗说:“我们当过兵的,年轻人觉得我们是好样的,我们更应该干好,给年轻人做个好榜样,不能丢铁道兵的人。”

老罗的妻子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收入是他的双倍。妻子和孩子曾经多次劝他别在工地上干了,年纪大了又常年不着家,回来找个工,至少一家人能过上团聚的日子。老罗却说,离开工地,走出隧道,自己就没有了“精神”,也没有了斗志,松懈的日子他不习惯。

如今,太焦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老罗负责的隧道也正在向前掘进,老罗一天比一天忙起来,不过,这正是他喜欢的状态。



沈杰拍摄“铁道兵”

□ 梅梓祥



纪录片视频截图



沈杰在成昆线上

沈杰是著名摄影师,他拍摄了具有重大影响的《铁道兵战斗在成昆线上》等多部纪录片。

“文革”10年,中国电影拍摄工作近乎停滞了。“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多数受到批判,被封存;城乡银幕上是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的影片。宣传工农业生产成就的纪录片一时兴盛起来,如“大庆”“大寨”“新闻简报”等。沈杰先生拍摄的反映成昆铁路的《铁道兵战斗在成昆线上》《军民战斗在成昆线上》以及《成昆铁路》三部影片,就是当时反响很大的优秀纪录片。

沈杰先生1930年生于四川南充,1952年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1956年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他一生拍摄了165部纪录片和5部故事片,数十次荣获国际、国内奖项。代表作品有:1975年拍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纪录了中国登山健儿第二次登上地球之巅的伟大壮举;《拼搏》纪录了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辉煌。回顾所拍摄的照片,沈杰先生以为“成昆铁路”系列,“是一生中拍摄时间最长、工作得最辛苦”的影片。

沈杰先生是一位宣传铁道兵的功臣。我购买了沈杰先生的回忆录《我的足迹》,将其中“拍摄成昆铁路”的篇章摘录——

1965年,我作为一名新闻电影摄影师,率领摄制组奔赴西南地区,随四十万铁道兵和铁路工人,在千里成昆上战斗了六个春秋,以新闻纪录电影的形式,定期地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建设情况。

六年中,我在铁道便道上往返五万余公里,三次负伤,全线所有的桥梁、隧道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成昆铁路是纵贯我国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全长1085公里,平均每1.7公里就有一座桥梁,每2.5公里就有一座隧道。铁路三分之一的路段都坐落在七级以上的地震区,山高谷深,地质复杂,有“地质博物馆”之称,一些外国专家曾断言这里是铁路禁区,不能修路。可是,这条钢铁大道硬是穿过了千山万水,工程之艰巨,为世界铁路史上所罕见。

在金沙江畔的“一步苦”,指战员们准备打通一座4603米的莲地隧道。一进山洞热气逼人,就像进了蒸笼,气温高到四十多度,人们戏称其为“火焰山”。火焰山中的战士们赤裸着上身,穿着短裤,头戴安全帽,双脚浸在水中,紧握风钻,日日夜夜战斗在坑道里。他们身边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引人注目地写着:“战士胸中有朝阳,赴汤蹈火也敢闯。火焰山中斗顽石,千难万险无阻挡。”

“一步苦”还仅仅是成昆线上一个小路段。号称“水帘洞”的沙木拉打隧道,隧道长6383米,也是成昆铁路第一大隧道。这里的导坑每昼夜要涌出9000多吨冰冷刺骨的泉水。我抱着经过严密封闭的摄影机走入洞中,感动地拍下了工人们头顶倾盆大雨,脚踏地下长河,连续奋斗苦干的场面。

成昆铁路南段即将通车的前夕,江头村的隧道又遇塌方,拱顶塌空了十几米,塌成了一个老虎嘴,巨石和泥土堵塞了隧道,小的塌方也不断。这时,师长李万华、营长王福挺身而出,深入老虎嘴摸地形,研究抢险方案,营部的指战员们争相扛着横木向老虎嘴冲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声响彻了江头村,那股“山崩了我们顶,地裂了我们填”的英雄气概是应该永留史册的。

1970年4月,《铁道兵战斗在成昆线上》的影片制作完成了。中央领导看后,感到影片很振奋人心,周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全国都要学习铁道兵修筑铁路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并让首都新闻工作者都到成昆铁路去看看。影片在全军和三线地区放映后,受到广大指战员和三线员工的

热烈欢迎。伊文思在看完影片后,当着我厂总编辑丁峤的面说:“沈先生是世界第一流的摄影师。”

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在武昌铺设了最后一排钢轨,胜利完成了全线接轨的任务。我把这些都编辑成《军民战斗在成昆线上》的影片中。

1974年初,《铁道兵战斗在成昆线上》和《军民战斗在成昆线上》两部影片又编成长片《成昆铁路》上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英雄修建成昆线,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篇通讯。我国驻外各使馆也把它作为反映祖国建设巨大成就的实例向世界播放。



▲▼纪录片视频截图



你的目光

(外二首)

□ 杨国林

我出门的时候
你的目光
是夜晚的明星
白天的太阳

我浪迹天涯时
你的目光
是海上的灯塔
天上的北斗

我远行归来时
你的目光
是小屋里明亮的灯盏
阶前的兰香

清凉的晚风

一枝多么娇艳的鲜花
红的衫子加一条绿短裙
挽着夏季清凉的晚风
你含笑向我走来

日间的烦恼
不都因为闷热与喧嚣
或许是老天故意捣乱
为了衬托今晚的美好

盈盈地,你靠在我的怀里
像一束芬芳的玉兰
目光像醉了的星星
沉落在广漠的河汉

轻轻地,我们挽着手
一起步入梦中的天堂
但愿时间也能够凝固
你我永远像现在这样

最后的一面

离开村庄之前
我特意前来看你
庭园美丽 宁静
像一位端庄的少女

幽雅地站在我跟前
你像一棵俏丽的小白桦
浅浅的微笑浮在你唇边
像树叶上掠过的晨光

这是最后的一面 我来看你
像到了一次达·芬奇的画室
“蒙娜丽莎”那迷人的微笑
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六公司



梯田

张 耘 摄

神州风采

□ 邵志勇

我的黄山

除了安徽,这里也有一个黄山。黄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新泰新汶办事处,中铁十四局房桥公司新泰项目部附近。

一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一个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的地方。

当地人根据山势,在半山腰修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大约有两三公里,成为人们健身、游玩的好去处。相比起山下的环境,黄山上无疑就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在这里,我卖力地骑过车,我悠闲地散过步,我随手掰过香椿芽,我还摘过果子、赏过花……

当野菊花悄悄开满黄山角角落落的时候,我总会采来泡茶,细品菊香茶韵。

满山的果树,我知道哪棵树先开花,哪棵树先结果;

我曾无数次攀登到山顶,瞻仰前人留下的痕迹,从“咸丰十一年”的石窝、上世纪70年代末的“抗旱纪念”勒石,到那幢孤独的、据说曾是电视差转台的小屋;

还有密林深处,松柏掩映下的“文庙”;

还有人们络绎不绝,相望于路,前来打泉水的山沟沟里的水井;

还有这里的特产,酸甜可口、独一无二的“甜红子”;

还有村口柳树下的那盘石碾;

还有石碾旁夜幕下的露天电影;

还有村民镶嵌在自家冲路的墙上转角处的“泰山石敢当”;

还有,敬老院墙外那一大片姹紫嫣红的蔷薇花和凌霄花;

还有,还有……

在这里,我认识了什么是绞股蓝,什么是桔梗,什么是益母草。

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野生环境下的野鸡,它们“咯咯”的叫声,听来是那么的悦耳和响亮,雄性野鸡那张扬的尾羽,十分漂亮。当它们结伴穿过水泥路,离人稍远点的话,简直“胜似闲庭信步”,就差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了。

优雅!
不知道是谁,在雪地里捡了一串铜

匙,细心地用一截枯枝,一头压在路边的石头矮墙上,一头挂着钥匙,向路中央挑出来。

民风淳朴。

在这里,我习惯了在山腰上养羊的老两口的辛勤劳作,看到了雪后老太太一点一点清除小路上的积雪,方便自家,也方便他人行走。

虽然,有一次买他家的香椿芽,老太太有意无意间在捆好的香椿芽里夹带过老树枝嫩芽卖给我,但我对老太太并无恶感。

老爷子得有70多岁了。他的身体真好,每天下山用自行车往山上载泔水,气定神闲,毫无疲惫之态。如果到他家买香椿芽,老爷子能“喇喇”几把,上到树半腰,抡起钩子掰春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个冬天的夜晚,我骑行路过他们家门口,被他家里的四五只柴狗追得失声狂喊,脚下一阵猛蹬,逃出了狗儿们的势力范围,才得以解脱。

“吃一堑长一智”,再次路过他们家门口,狗儿们追来的时候,我“啦啦”一声,把这次特意准备的甩棍亮出,它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等兵器,吓得直接岔了声,发出几声哀嚎,带着哭腔,掉转头跑了。

自此,相安无事,人狗和谐。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北京房桥公司

得起这个名字。黄铜时间长了容易变色,要用纯金、银才能保存长久。

最后,在父亲的坚持下,一套设计精美,以纯金、银为材质,包装无可挑剔的“铁道兵纪念徽章”终于面世了。

父亲捧着心爱的作品喜不自禁,急忙把他那帮“铁哥们儿”请到家中欣赏。没想到,他的这些老战友捧在手里都爱不释手。父亲决定,把制作的第一批铁道兵纪念徽章全部送给这些老战友们。当这些战友们得知设计制作这套纪念徽章的艰辛历程后,纷纷掏钱以资赞助。父亲说什么也不好意思收战友们的钱。

父亲部队时的一位领导说:“老张,你千辛万苦设计,制作出来的这套铁道兵纪念徽章,成本太高了,你如果这样送下去,很快就会‘倾家荡产’。我建议你在网上卖点,这样才能使铁道兵纪念徽章制作得更多,传播得更广。”

这句话让老张茅塞顿开。他说,对,李克强总理不也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吗?那我就试试。

从此,老张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不是制作纪念徽章就是上他的淘宝网。妈妈高兴地说,你爸爸好像又遇到了第二“春”!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

或“为梦想”,或“为塑造自我”,有人常常给自己制定一个详细的读书计划。不过,从结果来看,却往往是刚开始热火朝天,一天读半本书;越到后面越没啥动力,一天看几页;到最后只能草草结尾,直接把书束之高阁。真正能按计划坚持下来的不多。

这种“前紧后松、前热后冷”的状况,折射出的是一种对人生的浮躁态度。“一桶水不响,半桶水晃荡。”摆好架势要“大干一场”,却不能坚持阅读,还闹得人尽皆知。素养丰厚的人在书海中总是默默潜行,处处见谦和与沉静,尽显人格魅力。

施工一线生产任务重,环境相对闭塞,高强度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浮躁、焦虑、悲观等负面情绪自然会被积攒下来,无形中成为影响生产效率和人际关系和谐的障碍。从这一角度看,多读书对职工尤为重要。读书可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也可以改造人的品格和习性。常言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人自然而然显得器宇不凡,书卷气息扑鼻。而不读书便会造成精神方面的缺陷,如自私、狭隘、孤独、浮躁、虚荣、骄傲、多疑、胆怯等等,生活得不阳光、不自信、不幸福。有什么样的阅读,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多读书、读好书,养成谦和、谦逊的脾性,让负面情绪实现“软着陆”,圆满“正负”中和。

再则就是,在施工一线,极少数员工的业余生活几乎与书籍无任何交集。他们常常捧着手机翻看网络信息,任由碎片化信息进入大脑,不加分析思考,有时甚至缺乏理性判断,轻信网络谣言,被造谣者利用,害人害己。这看似与读书无关,实则源自读书少,缺乏必要的思维训练和分析能力,未能形成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去甄别信息。

多读书,能谦和、不浮躁,于人于己皆有益。工闲时,多走进职工书屋,挑一本好书,静心品读,谦和在潜移默化中自会形成。

工棚闲话

□ 钱涛

用读书构筑谦和底色



耕耘

许岗 摄



纪念章